

讀

易

纂

讀易纂卷三

婁東

瑯琊

太原

王錫爵

南宮 韓 策校刊

周易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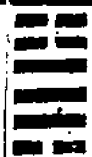
上經首乾坤而陰陽分。易之對待也。下經首咸恒而男女合。易之流行也。對待者。尊卑嚴肅。禮之所以立也。流行者。和順宣暢。樂之所由生也。乾坤而下。莫重

於坎離故上經以坎離終而亦分為二水火之體也

下經終既未濟而坎離各合為一水火之用也所記



下經以兌艮震巽為本而主於交交則少者得



時故兌艮居先然交感暫也男女內外之辨自

在也明禮守分非男女之長者不能故震巽次

之其名曰恒以此之常別於彼之暫也聖人取

以名咸恒者惟此一義彖傳所云則聖人之蘊

因卦以發者非初意也

陸允清說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

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

則專以男女言也

柔上剛下二句。須合剛上柔下句觀之。二氣感應以相與。言此乃柔剛之氣。非其位也。若其位。則剛自居上。柔自居下。不可易也。定位易。則禮廢。情不通。則樂息。此什亨也。止而悅者。悅而止于其所。不過度也。此什利貞也。艮以男而下兌女。此取女吉也。四句揔釋卦辭。又是一例。陸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何為而有澤。謂山之虛也。澤氣上蒸于山。而山受之。人心惟虛。方能受人。蓋心有私主。物又窒之。自

滿自足。事將衡決。家語云。損其自多。以虛之。故能成其博也。難曰。感不以正。亦將受之乎。曰。彖曰利貞。蓋善惡從違。在其中矣。長善而抑惡。背非而從是。悉有以通之。斯之謂貞。否則以量而容。擇合而受。程子固小之矣。崔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未

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愚按觀文王於兩體。重在三上兩爻。以男女之正。取婚姻之象。周公於六爻。又自以人身取象。以四當心位。為感之主。與卦辭相足。

按下卦感之淺。五上感之末。卦體止者。靜可也。卦體說者。貞可也。心動而後足行。拇徒志于四。欲動未成。腓上屬于股。下連于足。故居則得其本體而吉。從初則凶。股隨腓而動。欲止不得何也。感主於心。百體從之。爾主不從。動將何為。四當心位而貴貞。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若上係於五。下係于三。朋比之急。而大公

是背。所得者狹矣。何以為貞乎。五為脰咳感上。上以
頰舌感五。末甚矣。此六爻不取應而取比。蓋咸速也。
拇腓股。義取下體。蓋言无感入之道者。勞而无成。脰
輔舌。義取上體。蓋言无感入之實者。煩而无益。四為
心。心通萬變。出令而非受人。應物而不留物。苟非屈
信之自然。貫物我為一体。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即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者。朋亡不足言矣。
感害。非感之為害。乃害於感之不正者耳。

咸與艮。皆心學也。咸取前形。艮取後形。五之於上。猶
二之於三。

按咸感也。卦不曰感而曰咸。諸爻曰咸。腓咸。股
咸。輔頰舌。四本心也。獨不言者。盖有心以感物。則其
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皆主
靜之旨。

觀卦辭。知咸之道甚大。觀爻辭。知咸之道甚難。於恒
亦然。金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
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
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
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之亨。以男女各得其位。而其情通也。咎者。以二五失剛柔之位。然恒於中正之道。可補過也。利貞。指內卦。利有攸往。指外卦。貞。即恒久也。言在內則以久於其所為利。外卦則以攸往為利。所居之地不同。而遂因以變。此易之所以不可執也。

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未常相離。故曰恒。若曰交助其勢。則為益矣。非恒也。巽而動。不可作順動。順動則為豫矣。非恒也。

亨无咎。不釋者。即卦之所謂恒。皆其道也。利貞曰久。

於其道不明。指下体。以下文可互見也。終則有始。凡一卦既終。又有一卦。於此更端。恒久之終。則為攸往之始。理之自然也。若動之極者。又以動極為終。而復靜為始矣。以義言之。道者。每事之當然也。利往則權之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按雷風動物也。何得取象恒乎。說卦傳曰。雷風相薄。又曰。雷風不相悖。此二氣之精。合一而不離。此所謂恒。不同于益之所取矣。故君子發之。立不易方焉。方。謂事情所向。君子立有定向。而不妄動也。咸之彖言。

感象則言受。恒之彖言久。象則言定。易變無窮。一曲之見。難與共學。隨方之所在而立。非一方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按恒之得名。取初四兩爻往來而言。爻則貴中也。蓋中則可久。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之道也。初與四各居

一体之下。未及乎中。乃知常而不知變。故初浚恒而四則田无禽。浚恒初求。四過深。不達時宜也。田者震動馳騁之事。震体上而不下。无禽。不能有夫初也。九非其位。位者中之位也。三上各居一体之上。已過乎中。好變而不知常。故三羞而五凶。上乃一卦之終。事將成矣。將成而振。全功盡棄。故大无功。二五皆得中。而可久者。然一則剗中。一則柔中。以時論之。二利貞。五則利往矣。故二則本其悔而許其亡。五則著其善而議其失。悔者進退不果之謂。能久中則可亡矣。象特提能九中三字。各爻之不中而不久者。可互見也。

五失制義之道如何可利往。夫子函宜矣。

崔氏曰。初之无利。三之羞上之凶。過而失之也。久于其道曰以浚深。巽体務入。始而求之。三位過剛。卦本柔遜。其志不一。上居動極而振。何施而可。故曰過而失之也。二之悔。四之田。五之凶。泥而失之也。二剛在下。失恒道也。以居中僅得悔亡。四居臣位。无德當之。施政則道不敷。撫民則澤不下。六五至尊。所宜流通。仁義運天下於掌上。而執一道守一方。可乎。故曰泥而失之也。然則盡恒者。其惟聖人。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明如日月。制用如四時。

故曰天下化成矣

按久於其道為恒道者中而已矣。坦而非徑也。遠而非險也。中庸不可能也。故恒之六爻无善詞。

徐進齋曰。恒有二義。利貞者。不易之恒。利往者。不已之恒。合而言之。乃常道也。



此以二陰為主。而與四陽相為勝負者也。陰勝



則陽遜。陰遜則陽壯。陽雖壯。然陽以四。陰以二。

陰反為主矣。此所以居下經也。曰遜曰壯。皆主陽言。則尊陽之意也。

遜亨。小利。貞。彖曰。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

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者。逃內之外也。王弼曰。柔長故剝。遯是也。亨者。四陽也。當遯而去。不制於陰。傳獨以九。五當之。舉其尤著者耳。當位。九五得勢也。應六二在內。有援引也。時則當遯之時也。時變則關天時之消息。位與應又不足言矣。小利貞者。二陰也。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戒。其勿變以逼陽也。遯者。君子出處之大節。世道治亂之大機繫焉。故曰時義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之高。非以遠山也。山自不能及。君子自處以禮。豈

為小人而設哉。弗流于邪。則彼之習於邪。自不敢近矣。何其嚴也。而亦何待於惡哉。蓋天之與山。氣形之不相及也。君子之於小人。邪正之不相涉也。陸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利。不往何災也。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不可大事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否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凝也。

四陽避陰者也。故皆取遯義。二陰逼陽者也。故不取遯義。初二兩爻辭。正彖所謂小利貞也。遯者。君子尾者從後追逐之意。彼方遯矣。我又從而尾之。則彼之去益速。而小人亦以自危。故厲。勿用有攸往。戒辭也。往則逼陽矣。不逼陽。亦所以自安。故曰不往何災。六二柔而得中。與五相應。小人初得位。惟恐不悅于上。下而无以自保。尚未敢肆於惡也。但恐其志變。則非君子之利矣。故戒之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言能守此中順之心。久而不變。則上下无不悅之矣。故象曰。固志。說與悅同。不言言者。大勢終不可為。无

有挽留之理故也。九三係遯位連也。謂比二陰。九四好遯情洽也。謂應初九。五加遯好求也。謂二五正應。上九絕遠於外。亡陰之疑。肥謂饒裕也。

畜臣妾吉。三與二比。三若畜二。如制臣妾。則上三陽安其位。否則否而至剝矣。然非宣暢剛大。墮落羣小。故曰不可大事。馮厚齋謂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為三計者。能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

四小人否。與卦辭小利貞相足。乃丁寧之意。

初二兩爻。程朱俱一例。與諸陽並言。所以混帳。陸說

金記可謂洒然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玩彖傳。大者正也。乃知利貞非戒辭。只贊辭耳。天地間以陽為君。為父。為君子。為生物之德。本當盛而不當衰者也。今之壯也。豈非正而得其所利者乎。雖爻中壯趾之凶。用罔之厲。不皆利貞。然卦爻互足。大抵然也。不必泥。陸說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不言萬物者。舉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矧正大之道。萬物未必能盡。而于天地觀

之尤著。未有合于天地而不利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二月之卦也。雷始發聲。遏伏之久。乘時而震。其壯可知。非禮弗履。非強有力者不能。故曰自勝之謂強。陸允清曰：雷行高。則聲之所聞者遠。故曰大壯。夫天下莫大于禮。君子所履而必於是。則威信于天下矣。與天上之雷何異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九四：貞

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陽壯雖天道之復，用壯非君子之常。初壯趾是不當強而強者，故孚窮。九二居中，乃時壯而壯，合乎義理之正者，即非禮弗履之士也。但前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故但曰貞吉，只自守而已。如顏子之在陋巷也，九三小人用壯，指上六如夬之惕于王廷。六以陰加于一卦之上，是勢力強盛者，君子乃視有如無，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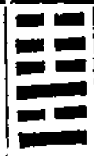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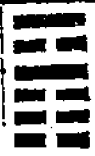
貞能无厲乎。觸藩。貞厲之象也。九四貞吉悔亡。即卦辭之利貞也。藩決壯輿。乃其所以貞也。悔者。二陰未消為陽之類。上往則消為純陽矣。五上兩爻。本與四爻為對。今又不取此義。取四陽進而至此之用而已。易之道。无所不可也。喪羊于易。正所謂當強而不強者。故曰位不當。言當此位。不宜如此也。亦可以无悔。聖人之戒用壯也如此。上六非藩也。以羣陽至此窮極。故曰不詳。言不能詳審也。然艱則吉。此聖人開人善處之意。採陸說。

按大壯之五比上。夬之五比上。所謂憂在腹心。變生

肘腋下之諸臣。宜用艱危也。凡亂之生。由小人也。凡陽之生。決小人也。陰性暗。陽性明。小人深謀而難測。君子直道而多疎。故常受反噬之禍。而憂及宗社。故壯矣多危辭。嗚呼遠矣哉。

程傳曰。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於咸曰。感通之理。學者默而觀之可也。是可以知程子之所以學矣。

建安丘氏曰。遯小利貞。大壯利貞。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按此二卦皆以離取義。以離為日。以坤為地。日出地上為晉。日入地中為明夷。日有出入而地不動也。程傳曰。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見傷之時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離為君。坤有臣道焉。坤地安貞。康侯也。坤為衆。馬行於地。蕃庶之馬也。日出地上。晝日也。離三爻。三錫也。

錫不必上之於下。凡下奉上亦可通行。禹錫玄圭。賓稱布乘黃朱。可徵言康侯以蕃庶之馬錫上。而晝日之間。三見接遇也。明出地上以下。晉之所以稱名也。卦辭亦有取於此。故連言之。咸之辭亦然。此傳之一例也。陸

按二為坤之主。五為離之主。明順相與。故有此象。屯侯。剛正。晉侯柔中。亨屯用剛。安民用柔。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者。衆陽之宗。未出於地。為地形所蔽。及離暗漸騰。其名方進而未已。故為晉。君子德本明而自明之氣。

不能拘欲不能掩上達高朗之地。乾之象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剛。晉之象曰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由已而由人乎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按坤三爻連類以進。以順德而附于大明。而九四一爻見之。乃媚嫉之臣在君側者。碩鼠也。初與之應。故摧如。然豈可貶行求合。貞則吉。倘君不我孚。裕則无咎。二不與應。但非我同類。不相援引而已。故愁如。貞吉與初同。然正與五遇。无罔孚之慮。王母將福之。豕所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人三為衆。氣盛志盈。四不能見之矣。悔所以亡也。三衆陰之長。康侯之位。將蒙三接之寵矣。不言者。蒙上介福之云也。五之悔。亦指四言。大明之下。奸无所容。所以亡也。得三陰也。失二陽也。惟勿恤而往。則吉。所以然者。離動坤靜。五陰

也。故康侯附之。往而有為。陽亦樂從之矣。上之角。剋亢之極。惟以自治。雖利而吉。且无咎。若以晉為常。而守之不變。則吝矣。故曰道未光。楊龜山曰。光明之道。无施不可。如五之吉。无咎。不利是也。豈直伐邑也哉。一云伐邑。伐四也。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利艱貞者。言在此卦之中。惟艱貞者利也。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字者。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

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傳惟以五言之者。諸爻之
可去者。尚不須晦其明。唯六五地至近於晦明之義
尤切也。此彖傳又是一例。以前卦言文王事。以六五
一爻言箕子事。皆發文王言外意。文王之難關天下。
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程傳。明白晦而明。言以晦為明也。夫明有所不見。聰
有所不聞。然不盡人之情者。斯能得人心。而不攜
不貳。則天下之聰明。莫有過於是矣。非以晦而為明
乎。夫明夷本蒙難之卦也。廣而通之。南面臨民者。亦

有取於是焉。甚矣易之不可滯也。

朱子曰。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明夷于左股。
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九三。明夷于南
狩。得其大首。不可疾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六四。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
意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傷明者而卒自傷。紂之焚于臺也。初九。飛而垂翼。君子剛德不回。時忌特深。然位下事微。舍爵祿而速去之。微子是也。六二。曰左股。股肱人臣之象。用貞馬壯大顛。閔天之徒。脫文王於羑里也。九三。其武王之定殷亂也。蓋與上六相應。然有武王之德。則可。六四。小人得志。甘言諂計。逢主之惡。宣露于外。市恩售權。飛廉之徒也。五。曰箕子。舉斯人處斯世。其道當如是也。比干之死。不利。微子之權未貞也。一曰。初九為

伯夷太公則二公不處君側。无自受傷。採金說。

按入腹獲心。程傳是。金發得明。五本君位。則上乃門庭也。出門庭是失位也。六四陰柔小人蔽主而益其昏。致之失位。去五而居上。故曰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君雖无道在五位。則无可伐之義。惟出門庭而在上。則天人所共棄。是以變君臣之分。為征伐之舉。此聖人特異其文。以示萬世行權之準也。與坤上六稱龍之旨同。

二離之主似少乎順。故象曰順以則居柔應五藏乎。順矣。五坤之主似少乎明。故象曰明不可息。居剛應。

二歲乎明矣。所謂晦其明也。金

按此二卦。皆從離取義。夫風火合體。火熾則風生。其性最同。其情極親。親莫親於一家之人。故以家人名之。火上澤下。性則違而情則乖矣。故以睽名之。睽傳兼取二女。反而觀之。巽長女居上。姑道也。離中女居下。婦道也。亦通。特非本旨所重。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卦之所利者。以女貞也。卦之六二。正位乎內。所謂女貞也。能使女貞者。豈女自爲之乎。君子修身之致也。夫天下之化。未有不始乎近而達乎遠者。況門內恩勝之地。婦順不彰。其爲陽教之累也多矣。君子慎獨之功。形于厥家。而女德已正。則无出閭之言。私謁之事。而男得正位乎外矣。男女一家之主也。由是而一家之人正。而可以及于天下。此女貞之所以利也。

陸

楊誠齋曰。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難于一家。莫易于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于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

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

趙氏毋亦稱嚴之說是。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者。火氣之所化。炎氣上衝。猛急飄揚者。即風也。廣中颶風大作。則室中火飛。火極明燄。風亦極盛。蓋氣所奮激。皆風也。口鼻之噓。亦然。君子知風之自。萬化出於家。家本之身。身修之言行。言行之接。莫親且久於家人。豈容一毫強飾乎。有物有恒。則信中而達外矣。愚按巽象言有物。入於人也。離象行有恒。可見也。風自火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

按彖言利女貞。而不言其所以然。象特發之。君子所以風動其家者。自吾明德中出也。故修之身以謹其言行焉。身修則家齊矣。文中子明內之說是。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風自火出。化自內始。家人以女為與主。卦辭利女貞。

一言盡天下之道矣。初防早杜微。二体柔服勤。三為家之長。寧嚴勿瀆。四順德以成內治。五恭已以刑一家。上九居室之終。信已孚矣。威如以臨之。六二者。其所謂女貞者乎。

初上治家之道也。閑其邪於始。正其範於終。家永齊矣。二四女正乎內也。三五男正乎外也。吳氏分為君臣之二家者。鑿也。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无攸遂則壺飧之外。非所與也。夫死從子。則後世臨朝蒞政者。皆亂道也。是故君崩子幼。擇賢宰而任之。古之制也。不然攝主亦可行。

禮別宮室。詩歌蘋藻。其六二之事乎。閑家者。令其守斯道而已。爾男不漁。色女不僻行。故曰。反身之謂也。大抵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正家之效。必觀乎女。此卦爻大義。採金陸說

三居下之上。其位則亢。其時則過乎中。四則卑而不及者也。以九居三。是用剄之已甚者也。故有嗃嗃之象。若六四。則柔巽不中。恩勝乎義。故為婦子嘻嘻。以人情而言。則喜和而惡嚴。以理論之。嚴憚終可以成德。和而无節。未有不至於滅義者也。吉凶之驗。要諸久而自見矣。此三也。兼及乎四者。以其事之相反。故

舉之以互發也。此既言四之不善。本爻又以其善者言之。四之富家。則三之正家。又不言可見。以此見一爻之中。所蘊甚廣。聖人但取其切者言之耳。陸

按六四巽體為近利市三備。故富家。五之賴其助者多矣。故大吉。

周得大姒。宜家之福。至於麟趾。衛失莊姜。宣淫之禍。及于浞澤。漢唐女禍皆然。聖人之訓深矣。崔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傳是。彖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正睽之所以為睽也。悅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乃睽之所以合。故曰小事吉。曰小事者。以此卦柔為主故也。不若澤火革。九五與六二應。可大事。睽本不美之卦。文王止言小事吉。孔子直推天地男女萬物自然之睽合。以發文王言外之意。其睽也。分之殊也。其合也。理之一也。萬物事類者。同生並育。一体无間之意。採金說。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在上。水在下。各行其性而相違矣。君子與人同處一國。同居一官。而各行其義。剛柔文武不相牽合。其亦是也。彖言三者異而同。此言同而異。互相發。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過剛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象

曰。遇兩之吉。羣疑亡也。

按上下各自為應。其始睽也。以有間而生疑。其終合也。間去而疑釋。其難易之不同。有所處之異。馬縉雲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是也。傳義宜合觀。初與四。間於三。三陰不中正。惡人也。四比三而遠初。故曰喪馬。見惡人。初善處三也。故无咎。遇元夫。則舍三而合初矣。初逐自復也。元夫。惡人之反。初睽之始。又與四同德。三雖惡而无權。故合之易。馬指四。猶大畜九三。良馬逐。與上合志也。二與五。間于四。四比五。故為膚。如肌膚之密比。不若四與三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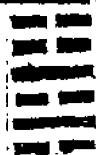
噬膚噬四也。二以剛得中。能以善道委曲。求合於五。而去四之間。故二曰遇。主于卷。五曰厥宗噬膚。王尊而宗親也。二五本易合。但四剛而得位。非三之比。必噬而始合。不如初之一見三而即合也。三與上之睽。亦以四之間。是以見輿之曳而進矣。而又見其牛之為所掣焉。其人天且劓。是疑上九之傷已。三與上各有一見字。三之見上。猶上之見三。皆妄見也。以其處内外卦終。且不中正。故其睽尤甚。其合尤難。然終必得合。故曰羣疑亡也。初之悔。五之悔。皆以有間而疑。此兩爻各先言悔亡。下皆悔亡之實。不若三與上之

詞極險怪者。此難易之別。金一所謂睽生于間與疑。極是總之始睽終合。然終是不可大事。

程少隨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



此二卦皆從坎而取。坎為險。在艮之前。是行者



見險而止也。故為蹇。震在險之上。是動而出于其外也。故為解。是險為地。而動止則人之隨所以制用者也。然在蹇則為前後之形。在解則為內外之形。此所以異也。陸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

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程傳明白。蹇行之難也。雖難其進度德而處。必拯其難也。然必致民於寬廣生育之地。不內之於險阻。使民愈困。尸此者。其九五之大人乎。六二履中應之。允在卦者。皆利見焉。五居位得正。是行事合于機宜。蹇可濟而吉矣。本義見險者。貴于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得之。

蹇有大小。一身一事之蹇。時未至。則宜止者也。若天

下國家之蹇。大蹇也。身當其任。宜求濟之之道。豈可止也。故彖傳以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謂之見。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故為知有功正邦。兼二五言。金

按見險而止。非不行也。艱忍靜處。徐圖拯難之道。其道伊何。彖謂西南是已。能止。斯不陷於險。人立水上。方能救溺。兵據要處。才得解圍。然不知其為險。而以為易而蹈之者。衆也。故贊之曰。知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及身修德。

水流而就下。勢順而利。今在山之上。為勢既逆。逢石

則礙信乎。澀滯難行。故曰。蹇。君子遇難。反求諸身。增修厥德。不強通而倖進。孟子曰。夢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是也。易象示人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于善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因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已爾。崔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

當位實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按此卦。以難行為義。惟二五相應。餘爻不取應而取比。蹇跛難以遠應故也。二五身當天下之蹇。不往何為。故二蹇蹇。五大蹇。諸爻皆不利往而利來。即卦詞利不利之云也。下卦三為艮主。來者來而相依以止也。上卦五為坎主。來者來而合力以濟蹇也。二盡瘁。王邦事不一塗。五之中節。行事合機宜。羣賢所景慕。止曰朋來。君臣之分未定也。上在險中故耳。初未及。

險來而不往。有智之譽。三之來反。所謂保一城守一國者。不利為寇。利禦寇。艮之才如此。五來下二。三比之皆朋也。四來連三。猶春秋及江人黃人明於貫。合力以濟。上六來就九五。則有碩大之功。故吉。六非有是才也。時向平。利見大人耳。大人五也。大抵論處險之善道。莫如初。論濟蹇之成功。莫如上。雖然。有功正邦。亦智之成功耳。

解利。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按程傳議論好。利西南三句。皆本卦變言處解之道。當如是變。自蹇來。艮上為震。以陽下陰而得民於西南。故當如震陽之往。以從民心也。九二來而復居下卦之中。九四往而成出險之功。故曰乃得中。往有功。漢高促秦之後而寬仁。唐太宗繼隨之後而通下情。是謂往得衆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是謂乃得中也。周公東征而作大誥。是謂往有功也。兩在雷之下。則澤行人動險之外。則事濟難去勢緩。宜用平順。无事而求功。是又生難也。故宜靜。有事而

苟止是乃養難也。故宜速。崔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坎在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澤以及物也。解也。君子於民過。則赦之。以其誤也。罪但宥之。以其故也。解者。物離舊而更新之時。赦宥所以滌其舊而與之更新也。過弗赦。則非仁。罪止宥。減則合義。雖然。小過可赦。大過必終。其罰可也。小罪可宥。大罪必極。其刑可也。赦令數下。長奸滋惡。非民之偉也。赦宥。解之義。過動。震象也。罪陷。坎象也。崔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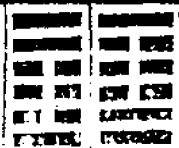
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愧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按四去小人而君子至。五維君子而小人去。二者相為去留。李絳入而承璀出。欽若守而寇準任也。二爻君臣之位。故丁寧焉。

維言任君子之專。獲言去小人之力。係辭傳云：臧器

于身九二以之大抵天下之難在小人。即卦辭所謂其來復吉也。待時而動。上六以之。即卦辭所謂有攸往速吉也。而此卦則坎為險為難。而震則以動解之。是所謂小人者。實在坎體。以畫觀之。二已為中直之君子。初又惡未成。而習於善。則積全坎之不善以為天下之渠魁者。六三而已。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聖人所以斥小人者已極其形容。二與之比。故田以獲之。上與之應。故射以獲之。遠近之象也。自二視三。雖知其惡。而彼之惡猶未彰。况九居二。乃安靜之時。意其得解。

悖之正道而已。未必成解悖之功也。九四象曰未當位。與上六解悖。隱顯互明。四為震主。正是所以解悖者。然以位言。方為日用之始。其道僅藏。其時則未至。但決之使去。以集我同志而已。此之未當位。正見上六之當位也。上六之解悖。見四之有其具而未居其位也。五之君子維正。所謂朋至斯孚。五為卦主而時將至也。上即三四之成功耳。繫詞云。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器至終而成。是以動无不利也。採陸說



按下者上之本。民者君之本。損下以益上。上之益暫焉耳。終歸於皆損。損上以益下。上之損亦

暫焉耳。終歸於同益。此損益之所以名也。然損卦不損二與初。而必損三。益卦不益三與二。而必益初者。損殺其盈。益培其本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陰爻陽爻皆謂之有孚。是虛實皆可以為誠也。其義則何。夫誠者。心之實理。本無虧欠。外欲入焉。中者喪矣。中虛以象外欲之不留。中實以象天理之不喪。二

者名異而實同。老子所謂有名無名。佛氏所謂真空實有。即此也。此卦所謂有孚則六五也。以其中虛也。夫損下益上。則在上者受益矣。唯謙虛者能受天下之益。而此卦之虛而得中者。六五也。故以當之。无咎。以受天下之益言也。受天下之益而還以益之。无咎也。无吉者。六五无咎者。上九也。要之皆六五一人之事。可貞。以此卦之不動者言也。利有攸往。以此卦之動者言也。此卦九自三上。而餘二爻各處其所。故為二爻謀者。貞以守。而為三謀者。動而行也。觀九二六三爻詞可見矣。曷之用二句。文王示人損所當損。故

舉二簋用享以見例言不可槩損也其象則三上兩爻相往來餘各二爻不動二簋之象也

陸說

彖傳鮮有孚以下五句只加一而字而義理自明解
冒之用二句三舉時字悠揚不已而意味深長金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澤滅木則大過者澤也上有澤則虛受者山也上有
山則損者澤也風得雷則益者雷也象各有所重也
山下有澤則澤漏山而山塞澤澤曰壅也山曰削也
楊雄曰山殺瘦澤增高是也夫人忿有所激而暴發
將忘身以及親也欲有所耽而固溺若沿流而靡及

論易卷之三
也。人所當損者莫大是也。夫君子所性。雖窮居弗損。而之二者必損之。害性故也。金

忿起象山。當懲其勢。忘怒觀理而已。欲流象澤。當窒其源。防於未萌而已。此克己之實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

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按此卦名為損者。六三成卦之由。至此始損其一。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自三而往。上六自上而來。三。上下兩爻各居其所。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萬化以兩而立。增之則贅而滯。減之則缺而廢。故曰致一。初已事。猶革之已日。革盡三爻。方已日。猶此之至三爻。方已事也。初在事始。不為已事。意若曰。已事而不遄往。咎在下也。未已事而欲其遄往。咎在上也。故繼之曰酌損。猶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初民象。故云然。二則臣象。豈可舍所學以徇哉。故曰利貞。征凶。繼之曰弗損。

益之。亦主上人說。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非其義矣。細看來。損益之權皆在上。不在下。六四大臣之位。有偏柔之疾。賴初之剛損之。剛益而不全柔矣。大臣改過。福在天下。不亦喜乎。六五居尊。柔而下人。人皆歸之。故曰。或益之。損三益上。五比上。則又益五也。故曰。自上祐。十朋之人助之。龜弗克違。鬼神福之也。元吉。本言天人交與。而象獨曰。自上祐者。受下之益。人易知。受上之益。人未易知。故也。上九損極。受益。推以益下。以仁利人。惠而不費。獲茲三善。宜矣。得臣无家。九自三而往。上得臣也。六自上而來。三无家也。其

義則盡得天下賢士之心。而以天下之富為富也。兼
採崔說

秦罷列侯而睽孤。漢消七國而背叛。失酌損者也。
二簋用享。程傳謂損去煩文。以益吾誠。意甚好。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
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
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

明王惠下。則天下歌舞其德。故曰利有攸往。下受上
賜。必捐軀效命報之也。故曰利涉大川。崔

下下。下賢也。九自四居初而下於二也。木道乃行。卦有巽也。不重震。觀換中孚可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按陰陽之氣激而為雷。散而為風。雷則益乎風矣。未見風之益乎雷也。繫詞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兩者均之益物。而迅速莫有過焉者。語云。迅雷風烈必變。又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君子休之以益乎身。則莫要於遷改過者矣。善吾固有。見則遷之。不待大過。吾本无。有則改之。不使再。亦有風雷之迅疾也。謂小善為无益而弗為。小惡為无

傷而弗去者。不知斯象者也。雷風不相悖曰恒。風雷
莫疾曰益。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
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四。中行。告
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九五。有孚
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
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
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按初居最下如側微之賢。一旦受上之信任以行其志。故以大功報之。如舜使主事而事治也。元吉无咎。非但下有之上之人實使之。六二居益以冲。損四益初而二比初。則四又益二也。故曰或人神交助。位不當尊。永貞則吉。有臣如是。王者信用之以享帝。如湯用伊尹格于皇天也。六三處震之極。居下之上。用以拯凶。則可而无咎。告公用圭。如禹之用錫玄圭。告厥成功。象曰固有之者。思天下溺由已溺之也。六四與初正應。成卦之由。六自初居四。而依于五。六本坤體。故曰遷國。如文武之遷豐。遷鎬也。東遷而晉鄭焉依。

又其次也。九五為益卦之主。故曰有孚惠心。初大作。二大享。三大荒。四大遷。下之受益者也。寔五以大德惠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勿問元吉。諒哉。上九即九五之反。以惠心而致惠德。恒道也。上處无位无思而求益不已。莫益或擊。宜矣。兼採崔說

三四俱言中行言告公。三曰有孚曰用圭。而四直言告公從者。四近君而三遠故也。用圭疑初之陽有圭象。

愚按損益兩象。最切學者之用。繫辭三陳之以明處憂患之道。銘心而日省焉可也。或曰此体象也。自其

无象之本若何。曰有孚其本体也。无忿无慾无善无過之可言也。誠者天道也。于焉懲執遷改復其本体也。誠之者人道也。由是措諸天下。當損則損。當益則益。乃君子而時中也。嗚呼微矣。通之諸爻何莫不然。



二卦皆以一陰為主。陰在外陽之敵也。故欲決而去之。其在內陽之合也。故欲得而遇之。時乎決也。以能決者為吉。故夬夬者无咎。而往不勝者咎也。時乎姤也。以得遇者為吉。故包有魚則无咎。而九四之无魚起凶也。盖均為陰。而所從賢者異其類矣。陸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決。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揚于王庭。言其乘高據勢。在君側。未可輕也。若說正明其罪。乃決幾制勝之終事。自此當不復有事矣。既措之名言。顯與為敵。而始孚號。而始告邑。不亦晚乎。且所謂不利。即戎。正不欲與之力爭也。區區文告。何為者耶。號者。兌口上開。有呼號之意。而五剛一德。則出于孚誠矣。有厲者。陰陽交爭。未知孰勝危道也。五

言身集卷三
三十一
剝退而自治。告自邑也。進而力爭。即戎也。如此。始往以決陰謀之詳。而發之遲。其所以慮之者至矣。健說以体言。決和以用言。惟健而說。故能決而和。此所以為夬也。陸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水氣上天。雲興雨降。惠及物也。君子施祿及下。養賢也。共治天職。必共食天祿也。法天祿賢。何有自利。若以德自居。是有其善也。公而私之道所忌也。故古人處功。惟以謙也。氣上蒸。水下聚。皆謂之澤。

居德則忌。猶云无敢折獄。崔

于金杞。柔道牽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係于金杞。四也。爻雖以近者得之。而男女正應。不可廢也。女子不字于四。而即遇于二。則淫狡之惡。愧于屯之六二多矣。陰一也。配陽則吉。往而消陽則凶。自二以上五爻。皆從配陽取義。玩爻象可見。二之包有

魚。善于防初。得制御之術。四雖正應而失之矣。見凶者。為彼所傷也。往在陰。凶在陽也。起凶者。凶自此始也。事在今。災在後也。九三與夬九四略同。臂无膚者。為四所迫也。行次且者。為二所壅也。如是則不得于初而厲矣。然非本有而失之故。无大咎。行未牽者。間於二。不能自引而進也。杞喻君。指五也。爪喻民。指初也。杞至高而難屈。爪至下而易潰。其勢難遇也。包者。包含覆幬之意。包之道。在于含章。而象以含章為中正。乃君德之至善。若所謂篤恭者。此化民之本也。有隕自天。若所謂自天祐之者。此化民之應也。此君民

天人所以交相遇。即彖傳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志不舍命。是以有隕自天。若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耳。四已遠民。況上九之姤其角乎。各宜矣。凡爻位之遠近上下。皆吾所自為者。非生而有事也。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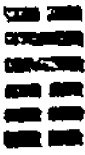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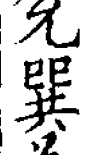

崔說

按。夬下五陽。上而決一陰也。姤上五陽。而下遇一陰也。夬九四與上同體。當羣陽上決之衝。而五又比上。故坐不安。進不速。姤九三與初同體。當羣陽下遇之衝。而二已遇初。故坐不安。進不速。夬必決而四不能引其類。姤可不遇而三不黨于陰。其得失又有辨。

姤之五猶夬之二。不正相值也。彼有意外之違。故曰莫夜有戎。此有不期之遇。故曰有隕自天。

朱子發曰。杞大葉可蔭。譬則賢也。瓜可欲而內潰。譬則民也。九五遇九二之賢。防民之潰。此盡人謀以求勝。天然不勝而隕墜。亦天也。九五知盡人謀。不終舍天之命也。蓋天命我祐下民者。

二五皆以二制初。蓋因其遇之初而防之。不然成遯。君子望望而去。又孰恃哉。

     
按此二卦。以兌巽為主。兌者澤也。澤上于地。濕氣蒸而為水。既化為水。則聚而不復散矣。故名。

之曰萃。言水之鍾于此也。巽者木也。木性能升而在地之下。其勢必達于上矣。故曰升。此聖人名二卦之精意。兩彖傳云云。則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亨。萃本亨也。物聚則積厚流光。勢必亨通也。兌為巫。為口舌。有祭祀義。而當萃則內而不外。故王者假

廟也。假格也。以誠感格于神也。王者萃已之精神。而後能萃祖考之精神。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也。萃道莫大於此。亦莫難於此。故特言之。大人九五為萃之主。凡爻皆利見之也。利貞戒九四也。當萃之時。上迫君而下附于民。有不正之嫌也。大牲者。坤為衆為牛。乃牲之大者。以萃時而有此象。如其象而用之可也。兌在地上。見而不隱。利于出行之象也。王假廟見大人。所以致萃之道。利貞所以防萃之道。大牲利往。所以用萃之道。陸

順以說。如內順而外說已。順而人說皆是。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聚而為澤。萃之象。蓋川壅為澤。乃衆流所
滙。若彭蠡。蠡。震澤之類是也。天聚而亡防。則民生心。君
子簡戎器之壞者。易而新之。以備不虞。非右武也。亦
貴未然之防焉。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而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
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選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
无咎。位不當也。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无永貞悔亡。象

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按萃與比相似。比止九五一陽。下皆順從。萃四五兩陽。臣疑于君。彖言利貞。爻亦多戒。詞初六居萃之初。柔无固守。若號正應而固執之。為人所笑。勿恤也。所應者正所持者專。徃而之四何咎哉。一者所與專也。握者所執固也。六二引吉。猶引君當道之引。二五雖正應。九四間之而不得萃。故二必以中正之道引五。則得吉而无咎。然處君臣難合之際。必以誠意。不尚文飾。乃始相孚。非既孚而後用禴也。中未變者。言二

允猶衆允悔亡之允。故曰合志。與小畜六四意同。大吉。即卦詞元亨。五之貞吉升階而大得志。是其實也。九二之孚。乃用禴。猶所謂用史巫紛若。即初六之作用也。柔順乎剛。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凡巽體此兩爻皆然。細體認可見。九二遇陰柔之君。難乎其孚也。必一於至誠。不事文飾。乃始孚耳。與萃六二大同小異。萃六二。君雖剛而為四所間。猶宋神宗欲用明道而間於安石也。升九二雖无間。而君則柔。若成王之於周公也。象中凡言有喜者皆已失復得之意。六四以文王在岐當之。程子謂比其位。升其德。美哉訓乎。非

文王之至德不能當此爻。非程子之聖學不能知此義。六五貞吉升階。位極无可升。乃德業之升耳。

按總卦爻辭。竊以觀成王之於周公。則見之矣。元亨者。成王治定功成。至刑措不用。所謂大亨有慶也。方其有疑周公。至居東三年。是有憂恤也。惟迎周公始成治功。用見大人勿恤也。南征吉。周公竭誠感動成王。至迎以歸。是志行而吉也。細看六爻初之允升。初本巽順于二。二能援而上之。周公之吐握以來。天下之賢也。賢才孰不登用。故曰上合志。三之升虛邑。即公之歸朝而九戩之詩。作于東人也。四之亨于岐山。

以公之身當之。即作洛七年也。上六其顧命乎。成王
處將崩之際。而發經世保治之謨。非利不息之貞而
何。周公之化遠矣。

按爻中惟二四不露升字。二大臣應五。二近臣承五。
升則嫌於逼君故也。

按凡卦四剛五柔者。四多不美。雖豫之四。亦涉臣強
之疑。故升之四。發此一義。以示臣恭。採金崔二說



此二卦皆主於坎。以起義。水下也。而以上行為



用。澤在上。則坎為所掩。而不得行矣。故為困。以
巽入其下。而水上行。是其道四達于天下者也。

此井所以與困反也。陸說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按本義明白。合坎兌二卦言之。有亨道焉。亨則得處困之正道。剛中如二五者。大人也得吉且无咎。吉者。雖在困中。而安舒優裕。无逼迫也。无咎。處得正位。不行險僥倖也。皆在困時之嘉慶。未遽出險也。兌口上開有言也。坎險下承。其誰信之。信必陰陽相應。今以二卦主爻及六爻之一五。皆不相應故也。彖傳困而

不失其所亨。須玩所字。困非能亨也。別有亨耳。

二之剛。為初三兩柔所揜。四五之剛。為三上兩柔所揜。塞其前後。无由達也。世否道衰。小人得志。嫉賢醜正。君子或屏斥田里。或囚係刑岸。卦內險外說。君子身困心通。處困不能自通。小人則然。故曰貞大人吉。无咎。大人。二五是也。二在下。亨已之困。五居尊位。亨世之困。亨已之困。尚德不用言。亨世之困。以實不以。

今崔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必資水。以利萬物。水在澤下。是水漏于下而澤枯。

論易纂卷三
四三
乏。何以資物。故為困也。君子致命遂志。語曰。見危授命。致命也。從吾所好。遂志也。小人則不然。凡可以幸免者。亡不為卒。不免焉。徒喪所守而已。體坎以致命。體兌以遂志。諸家謂天命似未然。程子謂以義致命。如義可死則死。命雖當生不計也。裁制在我而已。若付窮通于天。袖手待盡。豈易之教哉。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按卦以剝揜為困。成卦後。柔亦困者。易之例也。株木。九二象。幽谷。初六象。三歲不覿。方困始。无由見。九四之正應也。過三歲則見之矣。四之困于金車。猶初之困于株木也。時過將遇。故有終。九二困于酒食。安樂。

待時。非直為酒食所困也。五之剝剝。則傷于上下。與四兩剝不相得。故耳。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待君寵也。困于赤紱。失臣翼也。享祀祭祀。恐亦有辨。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二中有慶。而五言中直。臣須委曲。故征則凶。而君不嫌于直耳。六三。本義取象已明。不祥之祥字。疑作詳字。與大壯上六不祥義同。上六葛藟從本爻取。艱施乘五取。二征凶。而此則有悔。征吉者。說休居終。乃爻時也。與坎上六不同矣。

初六六三。掩人實以自掩也。死期至矣。夫何利哉。九二九五。皆曰利用亨祀。人不信其言。鬼神孚其德。修于顯。人見之。修于闇者。鬼神格之。舜在畎畝。父頑弟。側。夔夔一心。達之上下。文王在商。虎譖紂囚。翼翼自戰。昭事上帝。學者豈因昭昭修德。豈為冥冥隨行。難不入慮。窮不改操。曾子之貧。孟子之遇。勵行成道之資也大矣。崔

上六困極而求通之詞也。困者塞而不能行。故以征為吉。征者。体道而達變也。知剛不可乘而下之。是曰親君子。知柔不可係而絕之。是曰去小人。士而修德。

詩經卷之三
德必修。君而極世。世必治。

張中溪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上卦本坤。有邑象。改中爻之陰而成坎。是改邑也。中爻之位。則不動也。故曰不改井。彖曰。乃以剛中。蓋指五也。井既不改。則无喪无得矣。陽往居五。陰來居初。

往來各成其井也。故曰井井。玩卦有此象。其義則程傳備矣。傳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繙。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于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萁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羸敗也。

改邑不改井三句。以五上兩爻言。正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繙井。以三四兩爻言。故曰未有功也。羸其瓶凶。以初二兩爻言。彖止提改邑不改井。而不及无喪二句者。但言其体而用已該矣。金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以木為器。汲水而上。井之象。井鼎又以成器為象。焉。君子法井之象。制為井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于下。供給乎上。勸其相助。不敢隨農自安。亦井養而不窮也。卦以養人為義。象以使民交相養為義。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象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按本義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得之二三五井泉也。初四上則井也。通六爻為一井象。始末揭上下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

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冽寒泉。上爻井收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若作三井者。亦分明各以一陰一陽而成井。井必有口。始得上出。初與二合為一井。初在泉下。故為泥。二為泉而上无口。故為下流之谷。僅射鮒而已。甕則敝漏。不堪用汲。成及物之功。无與者。非无應也。二之上无陰。不能相與以成井。此井之无用者也。彖云羸其瓶凶。此也。三與四合為一井。三為泉。故曰渫。四為口。故曰甃。成井而可用矣。然居五之下。未能上出。故曰不食。彖云汔至亦未繙井。此也。五與上合為一井。五陽剛中正。

泉之至美者也。上為井口。前无遮蔽。上出而成功者。故曰大成。彖云。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此也。若以人擬之。初二猶殷。浩王安石。三四猶孔孟。五上則堯舜伊呂之徒也。

井言乎德性也。終日汲之。不言損。終日注之。不言益。在于已者。无待于外也。是故德壞于習。修學則大成。泉敝于甕。修井則常新。君子之体井也。有四德。取其常。行取其清。義取其博。施而不窮。善取其終。有而不厭。崔

江河流通之水。皆有污染。故味別。惟井泉。天一之真。

味也